

留白与《红楼梦》叙事

——论《红楼梦》叙事中的不写与不写之写

樊志斌

(国家植物园曹雪芹纪念馆, 北京 100093)

[摘要] 在考察中国传统哲学、文学美学观中的阴阳、虚实观念, 参考《红楼梦》后四十回著作权、《红楼梦》中不写之写技法相应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文本书写, 探讨留白艺术在《红楼梦》中的重要作用: 辨析《红楼梦》在故事设置书写、人物书写、故事书写等诸多方面中的不写与不写之写的手法区别, 将不写之写进一步区分为不写之写的手法与不写之写的艺术效果; 系统考察《红楼梦》的故事设置书写、人物书写、故事书写中使用的留白手法与效果, 诸如相类人物比较的“一击两鸣”、通过后文提及补写前文、“又”字的使用与补写效果、两相相较产生联想等手法; 在此基础上, 指出《红楼梦》书写中的留白技法为整个故事的设置、演进、人物的塑造提供了诸多方便, 如宝钗、黛玉判词合一与宝玉、黛玉前生因缘书写, 为读者了解前世宝钗地位、今世宝钗地位、与宝黛的关系创造了条件; 对贾宝玉的详细书写和对甄宝玉的点到为止, 为考察甄宝玉的归途、曹雪芹的人生观创造了条件等, 造就了《红楼梦》特有的简洁含蓄的文章风范, 不仅避免了行文拖沓重复, 形成行文简洁的风格, 同时, 补足了相应人物、事件信息, 为人物复杂心态塑造、读者阅读产生含蓄与想象空间创造了条件, 成为《红楼梦》故事叙述、人物塑造最重要的文学手段之一, 造就了不同人、事之间的互相比照, 创造了含蓄无限的审美意境、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效果, 是《红楼梦》作为文学巅峰的重要原因, 也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技法与美学观上的具体参考。

[关键词] 红楼梦 阴阳 虚实 书写技法 留白 不写 不写之写 系统

[中图分类号] I24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83X(2024)04-0120-10

作为经典长篇叙事文学作品,《红楼梦》巧妙使用了诸种文学技法,用于叙事、写人。《红楼梦》第一回中写石头自叙本书好处:“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躐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甲戌眉批”写道:

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致草蛇灰

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敷粉、千皴万染诸奇书中之秘法,亦不复少。余亦于逐回中搜剔刮剖、明白注释,以待高明。^{[1](P5-6)}

可见,作为最早的读者,脂砚斋等人清楚意识到《红楼梦》对多种文学技法的巧妙运用。

在以上诸种技法中,烘云托月、背面敷粉强调对不同书写对象的对比,其与两山对峙法的区

收稿日期: 2023-06-21; 修回日期: 2024-04-04

作者简介: 樊志斌, 研究馆员, 主要从事红学、史地、园林、博物馆研究。

别在于,后者对两个人物、事物分别进行详致书写,形成明显对比,而前者则更注重在某段文字中对一对事物、人物中一事、一人的书写,对另一事物、人物不加书写,从而形成对照效果,对于不写的一方来说,就是留白,就是不写之写。

对于不写之写在《红楼梦》中的多处使用,学界也有相应的探讨。如陈心浩《不写之写——试论〈红楼梦〉的空白艺术》,是较早专论《红楼梦》的空白艺术书写的文章,以脂批指出的秦可卿死亡众人“都有些疑心”为《红楼梦》中的不写之写手法为依据,讨论“空白”对于《红楼梦》人物形象塑造、描写人物语言、结撰故事情节方面的作用^{[2](P29)}。张润泳《略论〈红楼梦〉的“不写之写”——以秦可卿之丧为考察中心》也是以秦可卿丧礼为个案,在详细分析《红楼梦》对秦可卿详细书写的基础上,指出在秦可卿丧礼中,《红楼梦》对贾珍行为的渲染和尤氏、贾蓉的缺席形成了明显的对比^{[3](P165-169)}——此一讨论在前辈红学家著作中多有涉及。沈新林《“无为有处有还无”——论〈红楼梦〉的“不写之写”》则认为,太虚幻境牌坊上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谓有处有还无”是整部《红楼梦》的“文眼”,是把握小说思想内容的钥匙,并以此为基础解释《红楼梦》中的不写之写技法,但其相应论述多将人物的语言不尽和内心的不写视为“不写之写”,似乎有欠妥帖^{[4](P369)}。沈新林的《〈红楼梦〉语言艺术探微》对“不写之写”也有接续探讨,如探讨林黛玉十五岁生日,贾府未给黛玉操办,说明贾府的没落等^{[5](P21)},但此种认识甚属不妥,因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林黛玉自谓活了十五岁的“十五”是早期抄本对“十二”的误抄;而第八十五回《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写黛玉生日才是其十五岁的生日^{[6](P75-77)}。周广增在2019年《九江

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第4期分别发表了《论〈红楼梦〉的“不写之写”》《再论〈红楼梦〉的“不写之写”》,前者通过对贾珍与秦氏、凤姐与贾蓉、宝玉与众丫鬟暧昧关系的分析,认为这种书写造就了《红楼梦》含蓄、高深和典雅的风格^{[7](P37)};后者则认为宝、黛、钗的婚恋纠葛,是《红楼梦》中的一条明线,贾母和王夫人就这一问题展开的争斗,则是一条暗线,是为《红楼梦》的不写之写^{[8](P44)}。

这些对《红楼梦》“不写之写”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红楼梦》相应文学技法的分析,但不少文章也存在缺乏实在证据,论述想象偏多的问题。正如孙伟科、张明明《作为美学修辞的“不写之写”——〈红楼梦〉笔法论》指出的:“‘不写之写应该主要从美学修辞学来理解,从文本学的角度来理解,而不是从索隐或随意联想的角度来理解。遗憾的是,‘不写之写’大多数情况被归于历史学范畴的考证或被非文学立场的索隐派所笼罩。”^{[9](P94)}——实际上,少有具有实在证据、直接逻辑的历史学考证,更多的是缺乏历史知识的臆想、情感抒发。孙、张文从美学修辞的角度对《红楼梦》中的“不写之写”技法进行了论述。李云婷的《论〈红楼梦〉的留白艺术》则将《红楼梦》的留白分作情节留白、语言留白、人物留白,并举例论证,如对王熙凤贪污受贿方面的点及、王熙凤对贾蓉言及的没精神、茜雪被逐等^{[10](P37-39)}。

实际上,除了孙、张文章指出的问题外,以往研究还存在不能区分不写与不写之写,不以前五回的故事预设为前提,相应论证举例相对重复、表面,以及因对《红楼梦》的认知错误(主题、时间理解错误,过时的知识与时代意识、限于个人情绪好恶等)导致的无效解读、不能公平的看待八十回前后文字等问题^①。

此外,樊志斌的《〈红楼梦〉中年龄、时间

①樊志斌指出,《红楼梦》八十回后非曹雪芹著说的切实证据,只有张问陶的《赠高兰墅鹑同年》诗序“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一条文字,但学界向来未分析张问陶与高鹗的关系、张问陶如此书写的原因,并结合早期旗人对《红楼梦》著作权的认定、《红楼梦》八十回前后的诸多一致,指出八十回后为曹雪芹著。参樊志斌,《红学十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37-68。

叙述不误——兼谈〈红楼梦〉传抄中出现的“数字错讹”与故事讲述的“模糊化书写”》^[6]、祁梦薇的《无声之处见文心——试论〈红楼梦〉前八十回人物的“不言语”行为》^[11]、樊志斌《从〈红楼梦〉对北京的暗写明书谈其著作权问题及其他》^[12]、张平仁《细节体悟与〈红楼梦〉整本书阅读》^[13]、樊志斌《贾元春年龄、身份变迁与〈红楼梦〉人物属相考》^[14]、樊志斌《〈红楼梦〉书写中的倒叙与泛说等模糊性书写技法》^[15]等文章也不同程度地涉及《红楼梦》中的不写之写手法，尤其是樊志斌的系列论文系统仔细地辨析了《红楼梦》的时空设置与书写、时间与人物书写中的不写之写、模糊与倒叙技法，编制出《红楼梦》具象的时间线、人物活动，对《红楼梦》不写之写技法的研究提供了可以具象参照的时空与人物书写坐标。

本文拟在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的基础上，结合学界对《红楼梦》留白、不写之写的成果，系统考察《红楼梦》中不写与不写之写的关系，并通过具体举例，加以证明，以期推动《红楼梦》相应文学技法的进一步探讨，拓展《红楼梦》整本书阅读基础上的《红楼梦》细节阅读、整体阅读的深度。

一、《红楼梦》叙事中的两种留白艺术手法：不写与不写之写

（一）国人的阴阳对立相生观念

国人观察自然，发现世间万物往往两两相对，如有男有女、有山有水、有阳刚有阴柔、有白天有黑夜，有晴天有阴天、有太阳有星星、有与无、实与虚等等，又将这些相对现象归纳为阴与阳，归纳为乾与坤，认为两者相对，又互相转化。《周易·系辞》云：“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16](P336)}

这种思想代代相传，不断丰富，后世将天地万物归结为气，气生阴阳，阴阳相合生万物。《朱子语类》卷六十五《易一·纲领上之

上·阴阳》：“诸公且试看天地之间，别有甚事？只是‘阴’与‘阳’两个字，看是甚么物事都离不得。”^{[17](P1606)}正是因为如此，《红楼梦》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中，史湘云与她的丫鬟翠缕谈到花卉是否繁茂在于气，又解释道：“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字，阳尽了就成了阴，阴尽了就成了阳，不是阴尽了又有个阳生出来，阳尽了又有个阴生出来。”^{[11](P537)}

（二）留白与中国传统文化观、艺术观

正是因为有这样对立又转化的哲学观念，中国人在美术、文学表达上也往往遂行这种观念，也就产生了实写、详写基础上的留白艺术，如书法、印章中的疏密变化——所谓“疏可跑马，密不透风”，美术中的留白空间，文学中的含而不露等等。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南宋绘画大家马远（字遥父，号钦山，临安人）绘画中的“留白”使用：马远绘画只在一角画山，余处点染水面，大部留白，给人以空白处烟波浩渺、海阔天空之感，因而，马远被称作“马一角”。再如南宋画龙名家陈容（字公储，号所翁，福建长乐人，南宋端平二年进士）所画之龙隐藏于云雾间，绘画精细的龙首、身体局部与隐藏于云雾间的身体，给人以动感十足、栩栩如生的感觉。

（三）《红楼梦》叙事中的两种留白艺术手法：不写与不写之写

作为中国长篇叙事艺术的代表，《红楼梦》使用了数千年来中国人发明的种种叙事艺术手法，其中最令人感动着迷的是其对留白艺术的娴熟使用。当前，从文学角度，考论《红楼梦》留白艺术的文章还不多，且多不能分辨《红楼梦》留白艺术分为不写与不写之写两种情况。那么，不写与不写之写的区别在哪里呢？

不写就是没有写，虽然留下想象空间，读者可以思索，但因没有相应的文字作为对照，也就没有相对明确的答案，给人烟云模糊、无限含蓄的阅读感受；而不写之写却是写了某人、某事，却不甚详细，而在此处或他处给予或明或暗的提示、详述，读者固然不清楚此处的答案，

但却可以从相应方向的书写对此处内容详情进行论证。更简单的说,不写是一种文学技法,不写之写既是一种文学技法,也是一种文学效果。以第九十八回《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写林黛玉之死为例:

探春、紫鹃正哭着叫人端水来给黛玉擦洗,李纨赶忙进来了。三个人才见了,不及说话。刚擦着,猛听黛玉直声叫道:“宝玉,宝玉,你好……”说到“好”字,便浑身冷汗,不作声了。^{[1](P1482)}

常有人认为黛玉临死前的“宝玉,你好”是为不写之写。实际并非如此,此处是不写,而非不写之写。因为黛玉的“宝玉,宝玉,你好……”是什么,除了死去的林黛玉,没有任何人知道答案;相应的各种猜测也都只能是猜测而已。

又如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写秦可卿之死:“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疑心”二字在此便有无限委曲,何以合家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呢?“甲戌眉批”云:“九个字写尽天香楼事,是不写之写。”^{[1](P220)}将此处文字与后文中贾珍如丧考妣、秦氏丫鬟瑞珠触柱而亡情形对看,再联系第五回暗示秦可卿命运的图画,可知贾珍、秦氏之间的不伦关系,秦可卿之死的原因。故瑞珠死后,“甲戌侧批”云:“补天香楼未删之文。”^{[1](P224)}此种不写之写,因为有相应的文字、批语、判词在此处或他处给出了提示,才能使我们有比较明确的想象空间。

二、《红楼梦》中的不写与叙事举隅

(一) 林黛玉的几次言语不写

《红楼梦》中的不写,最著名的当然是林黛玉死前的那句“宝玉,你好”,一句没有说完的“你好”留下了林黛玉的无限痛恨(林黛玉今生之事只有一件,即是对宝玉的爱恋和因爱而不明、不得的不安),留给读者无限惆怅。这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林黛玉与贾宝玉日常的口角之中。如第三十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

痴及局外》中写宝玉说黛玉死了自己做和尚,黛玉恼了:

林黛玉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便咬着牙用指头狠命的在他额颅上戳了一下,哼了一声,咬牙说道:“你这——”刚说了两个字,便又叹了一口气,仍拿起手帕子来擦眼泪。^{[1](P518)}

“你这”二字后面是什么,此处并未写及,这就是不写:读者只能知道黛玉要说,但却无法猜测黛玉后面到底想说什么。

当然,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写黛玉哭咏《葬花词》,宝玉听了,感慨哭泣,黛玉抬头一看,见是宝玉。“林黛玉看见,便道:‘啐!我道是谁,原来是这个狠心短命的……’刚说到‘短命’二字,又把口掩住,自己抽身便走了。”^{[1](P480)}这里补充说明了“你这”之后有“狠心短命”,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前者“你这”视为不写之写,但是,我们仍然无法确定林黛玉两次“你这”之后都一定是“狠心短命”,所以只能将前者视为“不写”,而不是不写之写。

林黛玉的两处不写,正是反映了在特定环境下林黛玉对贾宝玉复杂的心情,以至于言语不能清晰表达、不能完整表达心绪。

(二) 写而不写

这一种不写与上面的言辞不尽写法相类:文中明确写到不知道、不用细述。第十五回《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中,写宝玉抓到秦钟、智能儿行欢:

秦钟笑道:“好人,你只别嚷的众人知道,你要怎样我都依你。”宝玉笑道:“这会子也不用说,等一会睡下,再细细的算帐。”一时宽衣要安歇的时节……宝玉不知与秦钟算何帐目,未见真切,未曾记得,此系疑案,不敢纂创。^{[1](P254)}

待将离开水月庵,“那秦钟与智能百般不忍分离,背地里多少幽期密约,俱不用细述,只得含恨而别。凤姐又到铁槛寺中照望一番。”^{[1](P255)}亦是点到而已,并不展开实际书写。

又如第三十五回《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中莺儿与宝玉闲聊,言及宝钗的

好处：

莺儿笑道：“你还不知道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人都没有的好处呢，模样儿还在次。”……莺儿笑道：“我告诉你，你可不许又告诉她去。”宝玉笑道：“这个自然的。”正说着，只听外头说道：

“怎么这样静悄悄的！”二人回头看时，不是别人，正是宝钗来了。^{[1](P590)}

莺儿称宝钗几样别人没有的好处，但却被宝钗的到来打断，后文未及，亦属于写而不写。虽然由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写宝钗“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1](P89)}加上，全书对宝钗虑事周全、行为有度等书写，我们可以推测莺儿所谓的宝钗的几样好处，但是，因为此处没有实际写及，我们也就不能确定莺儿所说的宝钗几样好处就是上面所谓的几样优点，因而，我们也只能将莺儿说宝钗的几样好处的行为视为“不写”。

(三) 另一种不写：欲知、不知

还有一种不写特征明显，即出现在每回的文末，只有“欲知”、“不知”、“且听下回”，但下回中并无相应情况的叙述——传统小说中，回末如此言语，下回一般接着前面情节书写。

如第十回《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中张友士为秦可卿诊病、开过方子，“贾蓉听毕话，方出来叫人打药去煎给秦氏吃。不知秦氏服了此药病势如何，下回分解。”^{[1](P192)}实际上，下回并无一语及于“秦氏服了此药病势如何”。又第二十五回《魔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写王熙凤、宝玉醒来，黛玉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宝钗嘲笑黛玉，“林黛玉不觉的红了脸，啐了一口道：……一面说，一面摔帘子出去了。不知端详，且听下回分解。”^{[1](P441)}实际上，下文也再无一句黛玉、宝钗相关行为书写。

此一种不写，并非要表达任何特别情节、人物内心，只是要了结本回，虽然也给人留下想象空间，但也没有相应的方向堪供探寻。

三、《红楼梦》中的不写之写与叙事举隅

如前文所言，不写之写是此处点及，与其他地方人物、事件有所呼应的一种叙事手法：此种手法与我们常说的“千里伏线法”不同，伏线法是前文写及，后文照应——一般用于大事件叙述；不写之写是于某处详写某人、某事，而于他处对某人、某事加以点及，通过对比，实现对略写人物、事件信息的补充。

(一) 不写之写：相类人物比较的“一击两鸣”

不写一人，但通过写相类一人，形成对此人的不写之写，亦被《红楼梦》的批者称作“一击两鸣法”。

《红楼梦》第三回《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中林如海对贾雨村介绍贾政为人：“二内兄名政，字存周，现任工部员外郎，其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非膏粱轻薄仕宦之流，故弟方致书烦托。否则不但有污尊兄之清操，即弟亦不屑为矣。”“甲戌侧批”：“写如海，实写政老。所谓此书有不写之写是也。”^{[1](P44)}意思是说，这里不写林如海的为人，但通过林如海对贾政为人的评价、赞许，实现了对林如海亦是如此的补写。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写林黛玉入贾府后黛玉待遇：“如今且说林黛玉自在荣府以来，贾母万般怜爱，寝食起居，一如宝玉。”“甲戌侧批”云：“妙极！所谓一击两鸣法，宝玉身份可知。”^{[1](P88)}贾母对黛玉如何好文中却并无实在书写，只是告诉读者黛玉的待遇与宝玉相类，则我们通过贾母对宝玉待遇，可以了解到贾母对黛玉的待遇。

又如第七回《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写香菱模样：“周瑞家的便拉了她的手，细细的看了一会，因向金钏儿笑道：‘倒个好模样儿，竟有些象咱们东府里蓉大奶奶的品格儿。’”“甲戌夹批”云：“一击两鸣法，二人之美，并可知矣。”^{[1](P133-134)}后文写晴雯眉眼似黛

玉、芳官面貌如宝玉，都是此种书写技法。

不仅在写人物待遇、面貌上使用不写之写手法，在写人的行为方式上也常用此写法。第六十六回《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写鲍二家的笑骂贾琏小厮兴儿评价贾府诸钗云：“话说鲍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的，叫你又编了这混话，越发没了捋儿。你倒不象跟二爷的人，这些混话倒象是宝玉那边的了。’”“己卯夹批”云：“好极之文，将茗烟等已全写出，可谓一击两鸣法，不写之写也。”^[1]（P¹⁰³⁷）也就是说，不守规矩、胡乱说话，正是宝玉身边小厮日常行径，除闹学堂一回写及茗烟言语外，全书很少写及茗烟言语，而在此处通过批评兴儿，补写了茗烟一干人等的日常言语特点。

（二）倒卷帘法：明确补写前文

又有一种不写之写的方式，即前文不写，后文补写。第二十回《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中写贾环与宝钗、香菱、莺儿赶围棋，贾环耍赖，莺儿抱怨，被宝钗批评：

莺儿满心委屈，见宝钗说，不敢则声，只得放下钱来，口内嘟囔说：“……前儿我和宝二爷顽，他输了那些，也没着急。剩的钱，还是几个小丫头子们一抢，他一笑就罢了。”

“庚辰侧批”云：“倒卷帘法。”^[1]（P³⁴⁷）实际上，倒卷帘的写作正是前数日宝玉跟莺儿等人游戏的不写与今日对前事的补写，前日的不写与今日的补写一起造就了不写之写的效果。

第十五回《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中，秦钟、宝玉殿上顽耍，见智能过来，宝玉调笑二人私情：“你别弄鬼，那一日在老太太屋里，一个人没有，你搂着她作什么呢？这会子还哄我。”“甲戌侧批”云：“补出前文未到处，细思秦钟近日在荣府所为可知矣。”^[1]（P²⁵⁰⁻²⁵¹）

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中王熙凤与贾琏商议如何给薛宝钗过生日：

凤姐道：“二十一是薛妹妹的生日，你到底怎么样呢？”……贾琏听了，低头想了半日道：“你今儿糊涂了。现有比例，那林妹妹就是例。往年

怎么给林妹妹过的，如今也照依给薛妹妹过就是了。”

此处，有脂批云：“黛玉乃贾母溺爱之人也，不闻为作生辰，却云特意与宝钗，实非人想得着之文也。此书通部皆用此法，瞒过多少见者，余故云‘不写而（之）写是’也。”^[1]（P³⁷²）意思是说，林黛玉来贾府若干年，贾母等为之屡过生日，惟书中并未写及，在此借贾琏之口提及以往为黛玉过生日事，是对往年贾母等为林黛玉过生日的“补写”。

又如第二十六回《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中，写佳蕙、小红对话：“佳蕙道：‘我想起来了，林姑娘生的弱，时常她吃药，你就和她要些来吃，也是一样。’”“林姑娘生的弱，时常他吃药”处，“庚辰侧批”云：“是补写否？”^[1]（P⁴⁴⁴）《红楼梦》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中写到：“紫鹃、雪雁素日知道林黛玉的情性：无事闷坐，不是愁眉，便是长叹，且好端端的不知为了什么，常常的便自泪道不干的。”“庚辰侧批”云：“补写，却是避繁文法。”^[1]（P⁴⁶²）用时常、素日补写出日常林黛玉的行径，前文处的不写，此处的补写，实现了对黛玉前面一贯行径不写之写的效果。

（三）不写之写：“也”“又”字的补写作用

还有一种不写之写，明确用“也”“又”字进行叙述。

第三回《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写林黛玉乘轿经行荣宁街：

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黛玉想道：“这必是外祖之长房了。”想着，又往西行，不多远，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了。^[1]（P⁴⁶）

“也是”二字写明荣国府大门情形与前宁国府大门情形一样：后面不写荣国府大门情况，但却用一个“也是”，实现了对荣国府大门与宁国府大门相同信息的不写之写效果。

此处是比较明确的不写之写，本回中还有不甚明确的不写之写。王夫人向黛玉介绍王熙

凤的住所，其下云：“这院门上也有四五个才总角的小厮，都垂手侍立。”“也有”二字处，“甲戌侧批”云：“二字是他处不写之写也。”^{[1](P60)}说明王夫人院外也应该有四五个才总角的小厮伺候。但是，如果读书至此，不加思索，这个“也有”要表达的内容也就消失不见了。

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写薛宝钗进贾府后，诸人都愿意与之亲近，黛玉心生不忿，与宝玉时有口角：“这日不知为何，他二人言语有些不合起来，黛玉又气的独在房中垂泪，宝玉又自悔言语冒撞，前去俯就，那黛玉方渐渐的回转来。”两个“又”字处，“甲戌侧批”云：“‘又’字妙极！补出近日无限垂泪之事矣，此仍淡淡写来，使后文来得不突然。”^{[1](P90)}可知黛玉、宝玉此一时间多有口角——按照书中书写，自薛宝钗进贾府至此，宝黛二人时常口角，时间长达一年半，跨越宝玉八岁、九岁、十岁三个年头

（四）倒卷帘与“又”字结合的不写之写

书中复有倒卷帘与“又”字结合的不写之写。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钗》写端午节史湘云来，与袭人对话：

袭人斟了茶来与史湘云吃，一面笑道：“大姑娘，听见前儿你大喜了。”史湘云红了脸，吃茶不答。袭人道：“这会子又害臊了。你还记得十年前，咱们在西边暖阁住着，晚上你同我说的话儿？那会子不害臊，这会子怎么又害臊了？”^{[1](P540)}

这里通过袭人的话（又害臊了），补写了十年前湘云曾与袭人同住、说话事情，但是，十年前，湘云给袭人说了什么，这里并无专门提及，只是结合上文，可知当与湘云说及自己未来婚姻有关。下面更用湘云的话补写了过去几年湘云家庭的变动情形，用袭人的话补写了近年来随着湘云年龄长大，越发懂得大家族小姐规矩：

史湘云笑道：“你还说呢。那会子咱们那么好。后来我们太太没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么就把你派了跟二哥哥，我来了，你就不象先待我了。”袭人笑道：“你还说呢。先姐姐、长姐姐短哄着我替你梳头洗脸，作这个弄那个，如今大了，

就拿出小姐的款来。你既拿小姐的款，我怎敢亲近呢？”

紧接着史湘云和袭人的对话，又继续补写了湘云日常对袭人的挂怀和湘云性急的特点：

史湘云道：“阿弥陀佛，冤枉冤哉！我要这样，就立刻死了。……不信你问问缕儿，我在家时时时刻刻那一回不念你几声。”话未了，忙的袭人和宝玉都劝道：“顽话你又认真了。还是这么性急。”^{[1](P540-541)}

“又”“还是”二词的使用，补写了湘云一贯的性情。

第三十五回《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写黛玉回潇湘馆情形，被鹦鹉撞了一头灰：

一面想，一面只管走，不防廊上的鹦哥见林黛玉来了，嘎的一声扑了下来，倒吓了一跳，因说道：“作死的，又扇了我一头灰。”那鹦哥仍飞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帘子，姑娘来了。”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鹦哥便长叹一声，竟大似林黛玉素日吁嗟音韵，接着念道：“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尽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黛玉紫鹃听了都笑起来。紫鹃笑道：“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难为它怎么记了。”^{[1](P578)}

前文“又扇了我一头灰”，自然是补写以往鹦鹉扇了黛玉一头灰的往事。鹦哥便叫：“雪雁，快掀帘子，姑娘来了。”自然是补写平日紫鹃言语。后文用鹦哥念诗、紫鹃说话，补写“素日”黛玉教鹦哥读诗情景。

（五）两处相较形成不写之写的效果

第七十二回《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末写彩霞出去，要赵姨娘向贾政替贾环要为通房丫头：

赵姨娘道：“宝玉已有了二年了，老爷还不知道？”贾政听了忙问道：“谁给的？”赵姨娘方欲说话，只听外面一声响，不知何物，大家吃了一惊不小。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1](P1131)}

第七十三回《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

问累金凤》接续七十二回末内容写道：

话说那赵姨娘和贾政说话，忽听外面一声响，不知何物。忙问时，原来是外间窗屉不曾扣好，塌了屈戍了吊下来。赵姨娘骂了丫头几句，自己带领丫鬟上好，方进来打发贾政安歇。不在话下。

却说怡红院中宝玉正才睡下，丫鬟们正欲各散安歇，忽听有人击院门。老婆子开了门，见是赵姨娘房内的丫鬟名唤小鹊的。……小鹊笑向宝玉道：“我来告诉你一个信儿。方才我们奶奶这般如此在老爷前说了。你仔细明儿老爷问你话。”说着回身就去了。^{[1](P1132)}

这里文字写了很多，但是，到底赵姨娘和贾政说了什么、贾政说了什么，我们一概不知，只是接下来的书写告诉我们当与检查宝玉的读书有关：

这里宝玉听了，便如孙大圣听见了紧箍咒一般，登时四肢五内一齐皆不自在起来。想来想去，别无他法，且理熟了书预备明儿盘考。口内不舛错，便有他事，也可搪塞一半。想罢，忙披衣起来要读书。^{[1](P1133)}

前面文字即是不写，后面文字即是补写，不写与补写共同造就了不写之写的效果。

四、留白艺术与《红楼梦》的美学魅力

(一) 留白艺术为《红楼梦》的故事书写提供了诸多方便，造就了《红楼梦》特有的简洁含蓄的文章风范

第十六回《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王熙凤帮忙了结张金哥与守备之子的婚约，“自此凤姐胆识愈壮，以后有了这样的事，便恣意的作为起来，也不消多记。”“甲戌双行夹批”中有“一段收拾过阿凤心机胆量……后文不必细写其事，则知其平生之作为”的说法^{[1](P257)}。

(二) 留白艺术也为《红楼梦》文字的无限波澜创造了条件

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

制风雨词》写贾宝玉夜探林黛玉，走后，薛家婆子奉宝钗之命来给黛玉送燕窝、冰糖：

黛玉道：“回去说‘费心’。”命她外头坐了吃茶。婆子笑道：“不吃茶了，我还有事呢。”黛玉笑道：“我也知道你们忙。如今天又凉，夜又长，越发该会个夜局，痛赌两场了。”婆子笑道：“不瞒姑娘说，今年我大沾光儿了。横竖每夜各处有几个上夜的人，误了更也不好，不如会个夜局，又坐了更，又解闷儿。今儿又是我的头家，如今园门关了，就该上场了。”^{[1](P734)}

可见，夜间婆子们赌博喝酒是常态，连林黛玉都知道。此处借林黛玉之口说此情形，正与第七十三回《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揪出迎春乳母等人赌博事对照：

贾母闻知宝玉被吓，细问原由，不敢再隐，只得回明。贾母道：“我必料到有此事。如今各处上夜都不小心，还是小事，只怕她们就是贼也未可知。”当下邢夫人并尤氏等都过来请安，凤姐及李纨姊妹等皆陪侍，听贾母如此说，都默无所答。独探春出位笑道：“近因凤姐姐身子不好，几日园内的人比先放肆了许多。先前不过是大家偷着一时半刻，或夜里坐更时，三四个人聚在一处，或掷骰或斗牌，小小的顽意，不过为熬困。近来渐次放诞，竟开了赌局，甚至有头家局主，或三十吊五十吊三百吊的大输赢。半月前竟有争斗相打之事。”……

凤姐虽未大愈，精神因此比常稍减，今见贾母如此说，便忙道：“偏生我又病了。”遂回头命人速传林之孝家的等总理家事四个媳妇到来，当着贾母申饬了一顿。贾母命即刻查了头家赌家来，有人出首者赏，隐情不告者罚。林之孝家的等见贾母动怒，谁敢徇私，忙至园内传齐人，一一盘查。虽不免大家赖一回，终不免水落石出。查得大头家三人，小头家八人，聚赌者通共二十多人，都带来见贾母，跪在院内磕响头求饶。^{[1](P1135-1136)}

前文的不写之写与此处的浓墨重彩的书写形成强烈的对照，不仅写到了贾府日常下人夜间聚赌之事，也暗写了贾府下人诸多不法，暗示了主奴俱不能遵纪守法，遂致贾府后来的彻底没

落;不仅如此,也为贾母见过世面、智慧老人的形象塑造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三)留白艺术为物复杂心态塑造、读者阅读产生含蓄与想象空间创造了条件,成为《红楼梦》故事叙述、人物塑造最重要的文学手段之一,制造出含蓄无限的审美意境

《红楼梦》中不写之写用得最巧妙的是所谓“柳藏鹦鹉语方知”的“暗春”画法。

所谓“暗春”是明清时人画春宫画的一种文雅技法,通过室外情形的清楚绘画和室内人物的点染,形成不写之写的效果。

第七回《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中周瑞家中午访熙凤,“正说着,只听那边一阵笑声,却有贾琏的声音。接着房门响处,平儿拿着大铜盆出来,叫丰儿舀水进去。”“甲戌夹批”云:

妙文奇想!阿凤之为人,岂有不着意于“风月”二字之理哉?若直以明笔写之,不但唐突阿凤身价,亦且无妙文可赏。若不写之,又万万不可。故只用“柳藏鹦鹉语方知”之法,略一皴染,不独文字有隐微,亦且不至污渎阿凤之英风俊骨。所谓此书无一不妙。^{[1](P136)}

总之,《红楼梦》中多种形式的写与不写之写手法制造的留白艺术空间,体现了曹雪芹高超的审美境界、高明娴熟的书写技法,不仅节省了文字,避免了行文拖沓重复,极大的延伸了《红楼梦》的美学空间,体现了中国文学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与艺术境界,也对读者的审美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参考文献:

[1]曹雪芹.红楼梦[M].黄霖,校理.济南:齐鲁书

社,1994.

[2]陈心浩.不写之写——试论《红楼梦》的空白艺术[J].名作欣赏,2007(20):29-31.

[3]张润泳.略论《红楼梦》的“不写之写”——以秦可卿之丧为考察中心阅读术[J].红楼梦学刊,2012(5):157-173.

[4]沈新林.“无为有处有还无”——论《红楼梦》的“不写之写”[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469-474.

[5]沈新林.《红楼梦》语言艺术探微[J].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6(8):17-23.

[6]樊志斌.《红楼梦》中年龄、时间叙述不误——兼谈《红楼梦》传抄中出现的“数字错讹”与故事讲述的“模糊化书写”[J].曹雪芹研究,2020(2):67-86.

[7]周广曾.论《红楼梦》的“不写之写”[J].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37-40.

[8]周广曾.再论《红楼梦》的“不写之写”[J].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44-48.

[9]孙伟科,张明明.作为美学修辞的“不写之写”——《红楼梦》笔法论[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3):93-99.

[10]李云婷.论《红楼梦》的留白艺术[J].辽宁开放大学学报,2022(4):36-39.

[11]祁梦薇.无声之处见文心——试论《红楼梦》前八十回人物的“不言语”行为[J].曹雪芹研究,2021(4):64-77.

[12]樊志斌.贾元春年龄、身份变迁与《红楼梦》人物属相考[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58-66.

[13]樊志斌.《红楼梦》书中的倒叙与泛说等模糊性书写技法[J].曹雪芹研究,2023(1):73-83.

[14]张平仁.细节体悟与《红楼梦》整本书阅读[J].曹雪芹研究,2023(1):1-18.

[15]樊志斌.从《红楼梦》对北京的暗写明书谈其著作权问题及其他[J].明清小说研究,2021(1):36-59.

[16]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7]朱子语类[M].黎靖德,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责任编辑 刘红娟】

White Space and Narrative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 On the Narrative Writing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FAN Zhibin

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Yin and Yang, the concept of virtuality and reality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d literary aesthetics,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search on the copyright after forty times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the writing techniques not written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ssociative text writing, to explore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art of white space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writing techniques without writing and the writing techniques without writing in the story setting, character writing and story writing, and further divides the writing techniques without writing and the artistic effects of writing without writing;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techniques and effects of white space used in the story setting, character writing and story writing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such as the “one stroke, two songs” in the comparison of similar characters, the reference to the previous text through the later text, the use of the word “you” and the effect of the supplement, and the association of the two comparisons. On that basi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white space technique in the writing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provides a lot of convenience for the setting,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whole story, such as the combination of Baochai and Daiyu’s judgment and the writing of the causes and causes of Baoyu and Daiyu’s past life, which creates conditions for readers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Baochai in the past life, the status of Baochai in the present life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Baodai, The detailed writing of Jia Baoyu and the points to Zhen Baoyu have created condition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Zhen Baoyu’s return and Cao Xueqin’s outlook on life, etc., and created the unique concise and implicit style of the article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which not only saves the text, but also avoids the delay and repetition of the writing. It forms a concise style of writ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complements the information of corresponding characters and events, creating condi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complex mentality of characters and the creation of implicit and imaginative space for readers to read.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iterary means for the narrative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t create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people and things, creates the implicit and infinite aesthetic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the aesthetic effect of infinite meaning, which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 as the peak of literature, and also provides a specific reference for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later generations in terms of techniques and aesthetic views.

Keyword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Yin and Yang; emptiness and reality; writing techniques; write space; inexpressible; inexpressed but it’s written; system

(上接第64页)

is a bidirectional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pecialize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urban economic resilience, while there is an opposit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versifie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urban economic resilienc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market consumption, spatial quality,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while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does not. This study provides useful reference suggestions for enhancing urban resilience.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need better guidance to effectively participate in and shap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resilience in a scientific, reasonable, tailored, and distinctive manner.

Keywords: economic resilience; specialized industry agglomeration; diversifie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teraction effect; influencing factor